

高校图书馆传统功能外延的三个拓展方向

□陈思和*

摘要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建立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以及学科情报评估中心为案例,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传统功能外延的三个发展方向,总结了这三个拓展方向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关系,指出在当今泛在知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必须在服务对象、服务层面、服务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才能真正在自我完善中与时俱进,也才能够真正做到更新自身,发展自身,确立新型图书馆的主体性。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功能外延 转型发展

分类号 G252.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5.002

我于2014年4月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年底,在馆领导班子共同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图书馆发展的三个方向,同事们戏称“三驾马车”,即是指在保持图书馆对读者优质服务的前提下,功能外延方面重点发展三个方向:一是推进古籍保护;二是加紧数据库建设;三是加强科技情报、学科评估工作。这三个方向,没有离开图书馆的传统功能,只是扩大了知识发布的面向,把知识服务的主要对象从个人从事学习科研的师生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高校学科建设的总体要求,使图书馆能够更加深入地嵌入学校学科建设工作,从而更高效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的功能,提高图书馆在高校工作中的意义。

从国家对教育科研的最高需要出发,推进高校师生科研活动,是高校图书馆与一般公共图书馆在功能上的重要区别。高校图书馆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一般阅读需要,更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在日常生活求知解惑的需要,在网络文化越来越普及的当今时代,所有可以在网络上很快得到解决的知识信息,对高校图书馆的功能而言,已经失去了服务的必要性。高校图书馆每天接待的,都是本校或者邻校的教师、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以及来进修的青年),他们抱着崇高的求知目标来到图书馆,是为了满足他们精神领域的追求,是为了更多地掌握他们正在学习中的科学知识,或者就是为了科

研活动而承担各种各样的阅读任务。这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中占多数的情况。所以,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师生的关系,主要是围绕学科建设提供文献资源和发布知识信息,满足这一类读者从事学习、科研的需要。对于这部分的读者需要,满足度越大,工作效率越高,图书馆的存在意义就越大;如果图书馆的文献储备量和知识信息发布功能都大于或高于读者需要,那么就能够起到引领科研的作用。这是理想状态的高校图书馆。

但是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高校的学科建设与教师学生个人的科研不完全是一回事。个人的学习、科研是根据研究者个人的专业兴趣而设定,而学科建设是学校根据国家对科研工作的总体布局 and 需要进行的有组织协调、有明确任务、有经费支撑以及以团队带动教学、培养人才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也是高校科研工作的主要支撑。高校学科建设不应该排斥研究者的个性化创造发明,而是在协同创新的大主题下有若干分工,互相协调,发挥所长,以求达到整体上的高峰水平。学科建设做得好的高校,必是把教师学生的个人兴趣与学校的科研任务有机整合,达到无缝衔接,既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个人的学习、科研积极性,同时又引导研究者在科学实践中形成团队意识,攻克国家急需的科研项目。这需要学校领导层面对于学科建设的全局调控和布局。因

* 陈思和, ORCID: 0000-0003-3067-5773, 邮箱: chensihe@fudan.edu.cn。

此,高校图书馆仅从文献资源的知识储备角度看,需要分出三类服务对象:教师和学生个人兴趣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作为学校学科支撑的团队攻关项目、以及学校层面的学科布局与建设。

不同高校的学科实力分布不同,重点学科在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上拥有绝对优势,同时高校图书馆也拥有不同的馆藏和文献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动态的供求关系,不是简单划一的单向供求。原则上说,图书馆是被动地为学科配备一流的文献资源和提供前沿的知识信息(尽管这项工作本身仍然充满主动性),但是图书馆主体能够高瞻远瞩,及时搜集、发布前沿学科的知识信息,或者充分利用好馆藏中的特色收藏,也有可能引导学科建设和培养有关专业的专家。高校图书馆应该以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为推手,更加有效地为学科建设服务。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2014年底制定的“三驾马车”发展方向,正是从以上的总体认识出发,利用图书馆的优势所在,紧密结合本校教师科研优势,朝着这三个方向来扩大图书馆的功能,从而提高图书馆为科研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本文尽量避免讨论本馆具体工作的特殊性,主要从高校图书馆与高校科研的一般关系上讨论图书馆外延的突破与发展。

1 泛在知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以古籍保护为例

张计龙教授的《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馆知识发现技术及应用研究》^[1]一书,对于我正在思考的高校图书馆发展思路有很大启发。“泛在知识环境”是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份关于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直接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单向的线性知识发布与交流的方式,强调利用网络设施、电脑软件、信息系统、馆藏资源、数据库、以及人力管理等图书馆的综合环境元素,为知识信息的发布、交流、消费、享用提供新的服务模型。泛在知识环境是对数字图书馆所能够达到的传播知识能力的一种探索性的描绘。充分认识并且在实践中探索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馆多元传播知识的可能性,正是高校图书馆的努力目标之一。

依我的理解,泛在知识环境是对应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图书馆而提出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当物理空间被虚拟空间取代以后的“知识环境”中,知识与用户之间构成的新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承认,我们国

内高校图书馆还远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这样一个概念的存在与探讨,对于我们建设现代高校数字图书馆极有启发性。下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建立古籍保护研究院为例,来讨论“泛在知识环境”对我们工作的意义。

创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我到任后促成的第一项发展性规划。最初是响应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高校落实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计划,但是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原来图书馆古籍部以保存古籍和向专家提供文献资料服务为目的的功能形态大大得到拓展。首先,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学位点确立,每年10多名学生进入这个场域,成为另一种知识的接受者;古籍保护的相关专业技术、工匠手工艺等传授到学生们的手里,并且通过他们的作业和学习成果,再面向校园里更多的师生公开展示,古籍版本、修补技艺、碑拓、木刻、书画、篆刻等作品的定期展示,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成立课外兴趣小组(如学生社团——古籍保护学社、家谱学社等),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如果空间宽敞的话,3D打印、木活字印刷、人工造纸、线装书本等等,古籍文化再造活动都可以通过学生自己动手来完成。知识传播的渠道、形态、面向都发生了变化,传播与接受的形态也相应地发生改变。其次,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古籍保护主要是通过古籍修复、善本再造等来体现,而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以后,图书馆充分发挥了复旦大学的综合性学科优势,利用杨玉良院士团队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建立起化学、高分子、生物学、植物学等与古籍保护关系密切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把研究对象从书本修复扩大到传统书写与印刷材料——纸张、墨的研究开发和保护。图书馆的综合性知识信息走到了学科建设的前面,原来各自发展的文理学科搭建起新的、广阔的学科平台。其三,古籍保护的根柢措施还在于古籍再造工程以及通过网络系统推动古籍的数字化和在线服务,即使是珍贵的海内孤本也毋须秘藏,尽可以利用数字化在网络上服务于最广大的读者。只有把古籍由少数人收藏玩赏的珍品转换为学术平台上真正的文献资源,吸引尽可能多的学者来关心、利用这些资源,才能使古籍在学术研究领域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是古籍保护研究的重要工作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应该说,古籍保护研究工作本身并不能取代中

国古典文献学专家的学术研究,图书馆提供古籍资源为学者专家的学术研究服务这一根本属性也没有变,但是图书馆提供知识的资源品相、宣传普及、人才培养、服务形态、使用质量等等,各个面向都发生了变化,促成传统单向型的知识输出功能向着服务、教学、科研等多项综合功能的转化。

从表层上看,古籍保护研究工作是充分享用了文理综合院校的学科优势,但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高校图书馆在泛在知识环境下的创新成果。因为高校图书馆以高校学科建设为依托,享用高校学科的知识资源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图书馆只是为各学科之间交流搭建发展平台,使各个学科在平台上既有奉献又能够得到自身的发展,复旦大学的文博学科本身就有研究纸张的专家和专业,但这个专业被纳入到古籍保护平台以后,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化学、材料学与古籍保护结合后,发展出“古籍保护化学”“古籍保护材料学”等分支学科,并成为古籍保护学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搭建古籍保护这样的平台,就是为了消除图书馆与院系之间的隔离,形成双赢的知识交流创新模式。再者,泛在知识环境的创新,更是要打破馆藏资源的自我封闭和图书馆在管理模式上人为设置的隔离障碍,“泛在”的意义所指就是无所不在,只有实现真正意义的虚拟空间,才能真正做到“无所不在”的境界。这里还包括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隔离、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之间的隔离,等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取古籍保护工作作为泛在知识环境创新的例子,是因为古籍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它作为收藏品的功能和价值,对建立现代知识传播模型有较大的难度。但随着泛在知识环境的观念得以充分展开、并转化为现代图书馆管理运行的普及形态以后,这些问题有可能会最终得以解决。

2 泛在知识环境下新知识的发现——特藏与数据库建设联盟的意义

当前高校图书馆发展的趋势,是从传统图书馆向未来的数字图书馆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意识到泛在知识环境下要达到“图书馆的文献储备量和知识信息发布功能都大于或高于读者需要”的目标,其真正含义并非是简单做到馆藏资源数量上的“大”,在海量信息面前,图书馆对知识信息的梳理分析与挖掘发现,尤其对有价值的知识的发现,对读者

个性化的研究发挥引领作用,才是最需要的工作。就如传统学术著作出版必须编制好索引一样,索引不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而是为研究者准备的,不同的索引会引导研究者关注不同的研究方向。这就对高校图书馆在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对于图书馆学研究不深,对于未来的数字图书馆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字面,以前一度还以为数字图书馆仅仅是指由阅读纸质图书向使用数据库的转型,其实远非那么简单。我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目前状态下的数字图书馆是高校图书馆目前正在逐步完善的主要形态,而最终目标将会达到真正意义的数字图书馆,这才是未来的数字图书馆高效利用数据技术为读者(用户)提供广泛服务的理想状态。就目前情况而言,研究者利用网络信息寻找数据资料和发现前沿学科走向,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纸质图书作为中介,有些理工科学者可以昂然地说,他们不走进图书馆也同样可以做研究。但这种现象只是说明高校图书馆的物理空间使用分配确实是在发生变化,相应就有了泛在知识环境的概念应运而生,即使你在自己的书房或者实验室里通过网络使用数据库从事研究,仍然需要图书馆进行数据资源的建设、采购、管理、制作、服务等一系列工作。这当然仅仅是图书馆服务项目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利用现代数据技术更加完善图书馆服务的人性化、智能化,乃至泛在化地为读者(用户)服务,让读者最大可能地享受阅读、使用信息资源的方便、迅速以及个性化,都是未来的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所以,现时期我们就要开始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研究,利用数据技术更广泛地收集、管理、共享研究数据,并促使数据库建设工作上升为高校图书馆的最重要的工作。

目前而言,数据库采购以及与数据库商家之间的权限冲突等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很多数据库的所有权都不在买家手中,其实隐藏了知识信息被商家垄断的潜在危险。现在国外文科期刊纸质文献的购买和保存,已经有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通过国内七所高校协同落实,有了初步的保障。国内重要文献数据库建设,现在有遍地开花之势,亟需进一步规范、整合与协调。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暂且不论。本文仅从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实际出发,谈

谈高校图书馆特藏与数据库建设的联盟建立的可能性。

何谓特藏?其实并不神秘。这里不仅仅是指高校图书馆可能拥有的绝版古籍或者其他国宝级的藏品,本文所指的是,高校可能拥有的学科特色资源,如特色学科的精品课程、名师的课堂实录、专家的专题讲演、教师在科研过程中积累的特色文献资源、教师个人搜集的书画珍品、藏书家的捐赠、学者专业研究的手稿资料以及私人文献(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献资料,图书馆都有责任给予高度重视,进行搜集和征求,并且尽可能地给以保存;如有重要价值的,应该及时制作数字化文档,在法律许可情况下通过网络提供读者作无偿阅读和研究。仅以名师讲课实录为例,每个高校可能都会拥有一批特色学科的名师专家,他们为学生讲授知识的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如果这些名师讲课实录能够被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录制,成为图书馆的特色收藏,如果几个或者更多的高校图书馆能够协同制作这样的名师课程,其产品会是非常有特色的、传承学科的文献资料。名师讲课实录,属于高校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文献资料,不应该处于无序状态的被录制和被传播,如现在一些不法网络商家总是安排人员混迹于高校讲堂,不断窃取名人讲课资源在网上赚钱,而高校则麻木不仁,对此完全放任自流。还有一种情况是教师的个人科研中所收集的专业资料,如教师个人研究某个冷僻领域,搜集了大量的专业文献资料,但是当他个人研究课题完成以后,这些文献资料可能就无人问津。像这样一类文献资料(包括图片、录音、笔记、实物等),图书馆都应该主动加以收藏和整理,并且制作成数据库,方便同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继续使用。

复旦大学图书馆近几年除了陆续制作馆藏图书如古籍善本、民国丛书、地方志等特色数据库外,同时还推动特色捐赠品、教师个人科研成果类的数据库建设。如社会学系张乐天教授花了几十年时间从社会上搜集了大量的当代社会生活文献资料(包括人民公社、国有企业等单位的完整历史文献、个人家庭书信的成规模的收藏等),在今天已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材料。图书馆为此特设“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馆”这一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对这批重要文献进行整理、遴选和数字化。这项工作也引起许多国外高校图书馆尤其是东亚图书馆

的兴趣。在国外,著名高校图书馆的东亚图书馆或多或少都有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专题收藏,如果世界各东亚图书馆之间能够建立起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源共享联盟,将相对分散的资料通过数字资源平台建设,聚合成为可供研究的馆藏,图书馆将能够制作出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各类专题数据库,对于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图书馆亦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产生实际意义的推动作用。高校图书馆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将成为泛在知识环境下新的知识发现,特色数据库建设数量的逐渐增多,将会改变目前图书馆行业受制于数据库供应商控制的严重局面。这是高校图书馆的特藏与学科建设之间良性互动和发展的途径之一。

数据库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学校学科建设经费的配套使用和持续性的投入,并非图书馆单独可以完成。但是,高校图书馆朝着数字图书馆转型是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向,图书馆的转型越成功,越有特色,对高校的学科建设、学科支持就越大。前沿文献资料的先行建设,不但有可能引导高校学科建设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而且能够培养出一批坚实的专家团队,将成为高校赖以支撑的重点学科或者特色学科。这样一层关系,需要高校学科建设的相关决策者具备一定的学科前瞻性和特色资源建设的高度自觉性。

3 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馆对高校学科建设的高层参与——学科情报和评估的意义

在传统图书馆工作系统里,科技情报与学科评估工作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对于高校学科建设而言,高校图书馆科技情报和学科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学科情报与评估研究,可以直接影响学校决策层对学科建设的工作思路、决策制定以及相应的经费分配和学科布局。泛在知识环境的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传统图书馆运行的“图书与读者”的单向关系,转换为“知识与用户”的一对新型的供求关系,以主动的知识产品去引导用户享受更加合理的知识服务。图书馆的学科情报与评估工作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决策机构之间,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对应性的关系。

在“985工程”高等院校中,综合性大学拥有数量众多的学科。其中一流学科、重点学科为数不少,

结构复杂,需要投入的经费项目也相对复杂。如果要求准确掌握高校各个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经费及其重点投入项目情况,不仅需要全校各个学科发展情况的全部数据,还需要每个学科在国内外同类高校、同类学科中的横向排名情况,以及在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科研产出、学术成果、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数据调查,才能够做出准确、科学、符合实际状况的经费预算决策,来决定重点支持哪一类学科的优先发展、决定给以某学科中的哪一类项目的重点资助。而作为学校高层科学决策依据的,就是来自于学科情报的数据信息和精准分析(评估)。这是高校学科建设工作流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作为科学的高校学科建设工作流程,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1)图书馆提供完备准确的学科情报数据和评估分析报告;(2)学校发展规划处、财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相关责任部门根据图书馆提供的学科情报数据和评估分析报告来决定学科经费方案;(3)经费使用单位(院系和学科平台)根据学科经费方案与实际科研需要进行协商和调整;(4)校领导总体平衡经费分配。尤其是在当前财务结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了第一个环节,后面几个环节的决策都缺少了科学依据和精确评估,很容易陷于盲目、机械、随意和脱离实际的状况,往往会造成“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局面,甚至是财力上的浪费。

从目前高校学科建设的实际状况来看,学校决策层对于学科情报数据与评估分析报告的重要性严重认识不足。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学科建设经费分配流程是:(1)由经费使用单位(院系和学科平台)自己申报项目经费;(2)学校各部处等单位从自身权限出发来认定经费分配方案;(3)学校领导总体平衡经费分配。因为缺少了精准学科情报数据和科学评估报告,经费申报单位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经费,而审批部门也无法用科学依据来支撑自己的分配决策,结果往往是依靠校领导个人权力因素的介入来解决一些难点。因此,很难说整个分配方案能够真正科学有效地支撑学科建设。

再回到图书馆自身的工作状况来看,学科情报与评估的工作在得不到学校领导的充分认可的情况下,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提高情报与评估的精准度和前沿性的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解决。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馆情报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图书馆自身建设而提供知识发现,更重要的是着眼于

整个学校的学科情报与信息,评估的是学校总体的学科布局、经费分配、教师的学术档案、科研团队的各项指标等等,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各个学科的不同特点(如文、理、医、工各学科之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等)来制定符合实际状况的学科评估标准。如果能够符合实际状况地制定出一系列的评估模型,运用于学科建设的实际工作,对于推动学校学科建设进入良性循环将是一个有力的基础性工作。

图书馆的情报数据与评估模型在高校实际工作中还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具有广泛性的运用价值。如学校人事部门的师资考核和人才引进依据、教务部门的教师教学效果反馈、研究生院的硕博学位论文考核等,都需要有科学数据作为支撑。这也许是一场高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科技革命,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开拓出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新领域。

4 结语——泛在知识环境下“三驾马车”的新使命

复旦大学图书馆建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以及学科情报评估中心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许多规划还刚刚展开,有些部门做得风生水起,有些部门还处于起步摸索的阶段,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经过同仁们的努力开拓,已经使图书馆传统功能的外延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三个方向,既没有离开图书馆服务精神的大方针,而且在服务对象、服务层面、服务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文章主要总结了这三个拓展方向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关系,其实,这三个方向都具有前瞻性,在实践中都慢慢走出了图书馆四道墙的范围,与学校、与社会、与行业都发生了广泛联系,新型的知识发现和知识产品,都有待于进一步与外界结合,实现真正的社会化、产业化。唯此,泛在知识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才能真正完成,而高校图书馆在自我完善中与时俱进,也能够真正做到更新自身,发展自身,确立新型图书馆的主体性。

致谢:本文应陈建龙馆长所邀,为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20周年而作。在成文过程中,特请杨光辉、张计龙和王乐三位副馆长参与,对内容多有修订,特此表示感谢。

(转第22页)